

金翠宝血泪史

• 孙炳华 口述 王圣学 閔建文 整理 •



故事会小丛书

故事会小丛书

内 容 提 要

故事《金翠宝血泪史》是叙述一个工人家属在旧社会受尽迫害和剥削的事实。它控诉了旧社会的黑暗和罪恶，揭露了阶级敌人和民族敌人对广大劳动人民的压迫和摧残。

统一书号 T10077·1037

定价(四)0.05元

《故事会》小丛书 **金翠宝血泪史** 孙炳华 口述 王圣学 閔建文 整理

上海文化出版社

上海永嘉路25弄8号

上海市书刊出版业营业许可证出 078 号

1964年7月第1版

1985年1月第2次印刷

印数 50,001—97,000册

开本 850×1156毫米 1/64

印张 3/8

字数 10,000

金翠宝血泪史

孙炳华 口述 王圣学、閔建文 整理

一、狼 窝

上海南市一条馬路上，有一家锡箔庄。三开间門面，坐北朝南。这家锡箔庄的老板姓刁。他头戴一只尖顶瓜皮帽，身穿一件黑绸短夹袄；两条倒挂眉毛，一对三角眼睛，两撇断桥胡子，面孔鉄青，活象只螃蟹壳。不要看此人相貌不扬，可是捞钞票的本领呱呱叫，同行中都叫他刁锡箔。这家伙还是个地痞流氓出身，吃喝嫖赌，敲榨勒索，啥个坏事都做。

今天一早，刁锡箔领来了一个乡下小姑娘。小姑娘看上去只有十岁年纪，梳两条小辮子，穿一件

窟窿连补钉的土布衫。圆面孔，大眼睛，样子蛮聪明。这个小姑娘是啥人？她姓金，叫金翠宝，江苏溧阳人。父亲是一个长工，家里苦，养不活翠宝，只好把她送给了邻村一个姓金的农民做养女。到十岁这一年，乡下碰到了一次大水灾，翠宝就跟养父养母逃了出去。到溧阳城里，翠宝娘听一个人说：“大嫂，乡下闹水灾，出来寻碗饭吃真不容易呀！上海有家工厂要招一批小姑娘去做工，厂里的老板是我的亲家，你家小姑娘蛮聪明，要不要给我带去？一进工厂，就是一只金饭碗，你们的好运就来了。”翠宝爹娘听他讲得蛮踏实，他的样子也蛮厚道；翠宝能去上海做工，添财不如减口，眼前先就少了一张嘴，孩子也比跟着爹娘挨饿好，就问清了那个人在上海的地址，把翠宝托给了他。哪里晓得这个人却是一个面善心恶的骗子，一到上海，就把翠宝卖给了刁锡箔，净得了二十块大洋。

刁锡箔把金翠宝领到锡箔庄店堂后面一间暗洞洞的房间。房间当中摆了一张矮长台，长台四周放满了小矮凳，十几个面黄肌瘦的小姑娘坐在

那里折锡箔。刁锡箔叫她们把一张张锡箔折成银锭，然后装在盒子里放在店里卖，这比单卖锡箔赚的钱多。这些小姑娘从啥地方来？都是刁锡箔买来的。这是一笔好生意，一来价钱便宜，吃得少，不要工钱；二来可以强逼她们拚着命折锡箔，赚的钱多；三来打骂听便；四来长大了卖出去，还可以捞它一笔。

刁锡箔走进工場间，回过头来把三角眼睛一弹，对翠宝说：“你每天烧好早饭，把店堂、工場间打扫好，就跟她们一起折锡箔。多不要，每天折五块。折不完不许睡觉！”金翠宝刚刚来到锡箔庄，不晓得五块锡箔有多少，又不敢问，只好点点头。刁锡箔把五块锡箔朝翠宝面前一放，转身出去了。

五块锡箔听听不多，但是，翠宝一折，一块锡箔就有一千张，五块锡箔就是五千张！五千张锡箔，不要说小姑娘，就是快手快脚的大人，也要从早折到夜，折得腰痠背痛，手指头弯也弯不过来。翠宝折到吃中饭，看看锡箔，还是五块。怎么，折了半天难道一张都没有折掉？不是。锡箔实在薄，

一块有一千张，翠宝折了半天，只折了几百张，一块锡箔好象动也没有动。折到要吃晚饭，嗨，还有四块，只折了一块。翠宝心里蛮急，看看旁边的小姑娘折得象蛮快，就去问问她。那个小姑娘朝她看看，又低下头去折锡箔，没有响。为啥？刁锡箔连话都不许她们说，啥人讲一句话，刁锡箔的棍子有眼睛，会朝她头上打下来。翠宝没有办法，只好折下去，面孔上的汗“嗒嗒嗒”朝下落。到半夜十一点钟，别的小姑娘都走光了，翠宝折了多少？两块，还有三块没有折。不过翠宝的手指头已经发痛，背脊骨痠得直不起来。翠宝想不想睡觉？哪里会不想！想得很！但是刁锡箔关照过，不折完不许睡，只有再折下去。一面折，一面想到了爹，想到了娘，眼泪“噗索噗索”落下来。就这样，眼泪陪翠宝，翠宝陪眼泪，一直折到天亮，但是五块锡箔还是没有折完，又急忙跑到灶间里去烧早饭了。一个十岁的小姑娘，一夜没有闭过眼睛，眼皮就有千斤重，只想合下来。翠宝还是不敢睡！

金翠宝烧好早饭，再到店堂间去打扫。人实在

倦透了，一面扫帚在甩，一面眼睛就闭了下来。但是刚刚闭上，耳朵里就听见有人在骂：“鬼丫头！早晨就闭目养神了？还不快点把地扫好，到工场间折锡箔去！”啥人？刁老板。翠宝赶紧把扫帚捏捏紧，低着头扫地。地扫好，到工场间坐下来折锡箔。一坐下来，不对了，两只眼睛就是要打架。翠宝咬咬牙，还是折下去。折到夜里十点多钟，金翠宝看出去，眼前只是白茫茫的一片，脑子里轰隆轰隆，耳朵里嗡嗡嗡嗡。她手里拿着锡箔，头却慢慢地倒呀倒呀倒了下来。这个时候，店堂里的大门“嘭”的一响，别的小姑娘晓得刁老板从外面回来了，急忙用臂膀撞撞翠宝。翠宝实在倦啊！还是低着头冲啊冲的。刁锡箔铁青了面孔，朝工场间门口一立，就看见翠宝在打瞌睡。嘿！这个死丫头胆子倒大！昨天锡箔没有折完，我还没有跟你算账，居然又打起瞌睡来了，这还了得！转身朝灶间跑。

这个时候，灶间里的煤球炉子烧得正旺，一壶水已经“卜卜卜……”开了。刁锡箔一只手把水壶拎下来，一只手“嚓”地拿过一把火钳，朝炉子里

一插。等到一支香烟抽完，炉子里的火钳已经烧得通红。他拿起火钳奔到工場间，对准翠宝手臂“吱……”钳上去。“哇！”翠宝痛得从梦里直跳地跳起来，倒在地上拼命地打滚。刁锡箔看看火钳上粘住了两层皮，“嘿！嘿！……”几声奸笑说：“贱骨头的皮倒薄啊！偷懶打瞌睡是啥味道？”一把拿翠宝拎起来朝凳子上一墩：“还不替我快点折！再偷懶我送你上天过好日子！”翠宝的臂膀实在痛，抬也抬不起，但是捏在人家手里的面团子，人家说长就长，说短就短，有啥办法！只好坐在那里折，连眼泪都不敢揩。

翠宝在刁锡箔手里过的就是这种苦日子。手臂上的火钳伤先红后烂，燙得深，烂得也深，幸亏一个年纪大一点的阿姐偷偷用盐水给她洗洗，总算好了，但是翠宝手臂上已经烙上了两条蛮深蛮深的火钳印子。

这种苦翠宝受了一年。第二年，刁锡箔赌钱赌输了，要现钱用，就把金翠宝卖给松江城外的一个地主做了丫头。卖出去多少钱？五十块大洋。刁锡

箔二十块买进，叫她折了一年锡箔，转手五十块卖出，又净赚了三十块。刁锡箔想想实在合算，比放印子钱还合算。

金翠宝到地主家里，日子要不要好过些？唉！翠宝是离开了狼窝，又跌进了虎口。

二、虎 口

这家地主姓徐，在松江有点臭名。夫妻两个，男的生得瘦小，一天到晚抽鸦片，一只面孔白里带黄，两只肩膀耸得老高，一对狐狸眼睛一眨一眨。他平常说话不多，面孔笑嘻嘻，可是，他的算盘一响，长工佃户就要遭殃。农民们就给他起了个外号，叫“老狐狸”。他女的呢？生得又高又大，满脸横肉，翘嘴巴，耙牙齿，一个洋葱鼻子，两只大泡眼睛。说凶算她最凶，说狠算她最狠，是一只出名的“雌老虎”。狐狸加老虎，弄得这一带的农民六神不安，三魂不定，日子更加难过。

金翠宝跌进了这个狐狸窝、老虎穴，吃的苦头真是比海水还多。小小年纪，天不亮就要背一只

跟她人一样高的竹篮，牵一条大水牛，出去放牛、割草。草割不满一竹篮，雌老虎就用铜烟锅朝她头上、脸上敲，敲得翠宝头上一个一个疙瘩，脸上青一块、紫一块。放完牛，割完草，还要放羊、喂猪、做杂工。天天都是做到深更半夜，一刻不停。但是，地主一天只给翠宝吃一顿饭。一天只吃一顿，总要吃得好些了？不，吃涮锅涮下来的泔脚水，碗底照得见人影子。翠宝瘦得皮包骨头，饿得头昏眼花，走起路来摇摇晃晃，脚底就象踏在棉花上，东倒西歪。有时候饿得实在没有办法，只好拔些野菜、野菱白塞塞肚皮，或者趁喂猪偷吃一点稻糠、麸皮。隔壁的周家嬷嬷，是徐家的佃户，看翠宝饿得实在可怜，暗暗地塞一点饭团给她吃吃。

有一天，翠宝饿得头发晕，心发慌，跌跌冲冲跑回来，端起一碗泔脚水就朝肚里灌。心里想，有一天能够吃到半碗一碗饭，半碗一碗粥，那多少好！她睁开眼睛朝四周看看，啊，饭！那不是饭！怎么？她看见灶角落里有一只猫食盆，盆里剩着半碗白米饭，香喷喷。今天猫小姐跟雌老虎特别亲热，

同桌吃过饭了。雌老虎吃鱼肉，猫小姐吃鱼头鱼尾，吃得蛮饱，给它拌的猫饭吃不下了，剩下来一大半。金翠宝看见饭雪雪白，亮晶晶，实在想吃。好不好吃呢？猫吃剩的，不吃也要倒掉，可以吃。一手拉过猫食盆，一手抓起猫饭就朝嘴里塞。正在这个时候，灶间外面传来一阵脚步声，翠宝扭过头一看，啊！一吓，手一松，“哐啷”，猫食盆摔得粉碎。翠宝做啥这样吓？雌老虎来了！雌老虎两只大泡眼睛一弹，跑过来一把揪住金翠宝的头发，“啪啪”就是两记耳光，开口骂：“好啊，死丫头，竟敢偷猫食吃！你那张穷嘴不配！”一面说，一面从头上拔一根银簪下来，对准翠宝的头顶“吱”戳下去，“吱”戳下去，一戳一个洞洞，一戳一个眼眼，血从洞洞里流出来，从眼眼里淌下来，满头满面都是血。雌老虎一边戳一边问：“下次还敢偷吗？还敢偷吗？”翠宝心里恨啊！我做死做活连一只猫都不如，吃了一口猫食，你就这样辣手。她咬咬牙齿，就是不讨饶。雌老虎更加光火，揪着翠宝朝左边用力一甩，“得儿……沉”，翠宝仰面朝天跌了下去。“你犟，

我连泔脚水都不许你吃，饿你三天！”

雌老虎说到做到。白天照样叫她放牛、放羊、割草、打柴，晚上把她关在猪棚里，一口泔脚水都不给她吃。夜里，金翠宝缩成一团，倒在猪棚角落里，肚子饿得咕咕直叫，身上冷得索索发抖，头顶上一个一个洞，就象一根根钢针在刺，脑子里一阵阵发昏。旁边几只大肥猪吃得饱饱的，在“呼噜呼噜”直打鼾。她伤心极了，眼泪“噗落噗落”滴下来：“猪啊，猪啊！我一天喂你们四顿，你们都吃得蛮饱，我却连泔脚水都喝不到一口。我还不如你一只猪啊！”第二天一早，她还是爬起来去割草，可是，手脚发软，脑子发痛，实在没有力气割了。割不满一筐，雌老虎又在气头上，回去不给雌老虎打死，也要剥去一层皮，不如自己死了的好。翠宝心一横，丢掉竹筐、镰刀，跑到河边，叹了一口气长气说：“爹娘啊！你们在哪里？我翠宝苦得实在活不下去了，就算你们没有生我吧！”说完，对准河里“噗隆通”跳了下去。

这个时候，河里正好有一只小船摇过来。船老

大听见“噗隆通”，一看，一个小姑娘跳河！他没有脱衣裳就朝河心里跳，游过去把翠宝救上了岸。这时候，岸上已经跑来不少农民，看见是翠宝姑娘跳河，心里都很难过。隔壁的周家嬷嬷流着眼泪和几个人一起把翠宝翻过去，把她肚子里的水撤出来。翠宝总算慢慢地苏醒过来了。

大家看见翠宝醒转来，蛮高兴。就在这个时候，听见地主的狗腿子拉直了喉咙喊：“让开！让开！”大家回过头去，看见狗腿子后面还跟着一个人。啥人？地主老狐狸！狗腿子跑上来话都不讲，拖了翠宝就“赫嚏……”朝河滩上跑。老狐狸也上去揪住翠宝的头发，两个人把金翠宝拎起来朝河里“轰通”一沉，水没过了翠宝的头顶，水从嘴巴里、鼻孔里“噗落落”灌进去。老狐狸捏住头发朝上一拎，等翠宝的面孔露出水面，又“轰通”把翠宝的头撤下去，水又“噗落落”朝嘴巴里、鼻孔里灌。老狐狸恶声恶气地说：“哼！你喜欢喝河水，就让你喝个饱吧！”又拎上来撤下去，撤下去拎上来，翠宝肚里的水已经灌足，胀得蛮大蛮大，头也胀得象只

小笆斗，鼻孔里、嘴巴里都出血，两只眼睛已经翻白，人只剩了一口气。旁边的农民大都是徐家的佃户，看看翠宝，实在可怜；看看老狐狸，实在可恨。大家心里的火直往上蹿，也不管老狐狸的威势大不大，都齐声喊：“还不放她上来！再下去要弄出人命来了！”老狐狸恶声恶气说：“人是我出钱买的，啥人管得着！”他嘴里是在这样说，但是拿眼睛瞄瞄，势头不大对，众怒难犯嘛！只得把手一松，“登登登”走了。狗腿子趁势把翠宝朝岸上一放，也夹着尾巴溜了。

翠宝姑娘死了没有呢？没有。经过众人一番抢救，她又活过来了。可是，地主对她更加毒辣了，白天照常要她放牛、割草、喂猪、放羊，夜里又加出来一样——纺纱。翠宝从来没有纺过纱，常常要断头。雌老虎拿过来一只竹筒，说：“你把断纱放在这只竹筒里，放满了拿来给我。”等竹筒里的断纱积满了，翠宝拿去交给她，雌老虎“嘿！嘿！”冷笑说：“你跟我来！”走到灶间，从橱里拿出一只油壶，朝竹筒里“噗噗噗”倒了一些油，擦了一根火柴，把

竹筒里的断纱点着，火“呼呼呼”地朝上窜。雌老虎“扎搭”一把抓住翠宝的两只手，朝火里按，嘴里说：“你这双手这样笨，我来叫它回回炉！”金翠宝两只手痛啊，想挣扎，可是雌老虎的力气大，翠宝越挣扎，雌老虎越拿她的两只手朝火罐里塞，只听见“吱哩吱哩”的响。手上先是起了血泡，后来血泡烧穿了，皮肤烧焦了，肉烧烂了，一股焦臭味直冲脑门。俗话说：十指连心。金翠宝痛啊！痛得心里象几把刀在割，双脚直跳，觉得天旋地转，就昏了过去。

可怜翠宝的手被火烧得皮焦肉烂，沒有一块好皮好肉，手指甲也一个个掉了下来。但是，第二天，雌老虎拿过来一双鞋底说：“喏，拿去，给我扎鞋底！”啥人都晓得，扎鞋底全靠手指头上的功夫。翠宝手指一捏到引线，就痛得象钢针朝肉里戳，哪里还捏得牢！不捏住引线又怎么扎鞋底呢？翠宝只得咬紧牙齿，把引线一捏就朝鞋底上戳。还好，引线总算给她戳过去了，可是要在另一面把引线拔出来，那就更加难了，随便怎么样也拔不出来。雌

老虎其实并没有走，立在翠宝后面。她看见翠宝连引线也拔不出来，拿过一把菜刀，对准金翠宝的手砍过去。翠宝还算缩得快，但是，大拇指已经被削去了一半，血象泉水一样朝外喷。

金翠宝就这样在苦水里泡了七年，带上了满身的伤，一身的病。头顶上被簪子戳过的地方再也不长头发了，所以头发稀稀落落，阴天伤口还要痛；被老狐狸在河里拎上来揪下去，胃也被水灌坏了，饿了要痛，吃了也要痛；两只手被烧得到处是疤，还少了半只大拇指，连自己看了都害怕。人被地主折磨成这副样子，还是不分昼夜地替他们做活。这样地主是不是甘心了呢？不，不甘心！

有一天下午，隔壁周家嬷嬷坐在门口纳鞋底，听到雌老虎在后门口对她那个吃鸦片的儿子说：“你有得嫖妓女，倒不如在家里找猪棚里那一个。不要花钱，又不会生疮。”雌老虎的儿子和老狐狸生得一模一样，连脾性也象他爹，是一只小狐狸。这个时候，小狐狸把眼珠子一转，点头说：“嗯，蛮好。今天我已经有了约会，明天去。”周家嬷嬷

听了一吓，这不是要糟蹋翠宝姑娘吗？这一窝披着人皮的野兽，啥个坏事都做得出！当天夜里，周家嬷嬷就告诉了翠宝。翠宝急啊：“嬷嬷，怎么办呢？”周家嬷嬷说：“你在这里，迟早要被他们弄死，还是逃吧！”翠宝哭了：“我老早就想逃了，可是人地生疏，逃到哪里去呢？”“你先逃到松江城里去吧，到了那里再找机会逃到上海去。”“好。”翠宝一听，也只有这个法子。等到下半夜，周家嬷嬷跑来把猪棚靠地主后墙的木栅窗锯断，叫翠宝爬出来，一直送她到松江城附近才回去。

三、鬼 窟

这个时候，松江已经被日本鬼子占领。金翠宝走近松江城門，天还只有蒙蒙亮，有两个鬼子兵守在城門口。翠宝沒有进过城，看见鬼子兵沒有低头鞠躬，两个鬼子兵馬上端起枪对准了她：“巴格牙嚕！什么的干活？”金翠宝一看，吓得索索发抖。鬼子兵看见她不开口，就拿起枪柄对准她的胸口戳过去，戳得翠宝口吐鲜血，倒在地上。鬼子兵又